

冰·

之狂精路派。週亦一省。此種看來。今日之事。以不僅是第八路軍陳濟棠的行動。而為若干有歷史的廣東國民黨員共同行動。換句話說。便是不單是軍事問題。而尚有政治問題。軍事問題猶小。而廣大的兵力。其量不過十數倍之。財政雖也很苦。財政又很困難。而中央的兵力則數倍之。財政雖也很苦。然以中央政府與一省較。優劣可見。所以我們個人的觀察軍事問題殊不足重。惟政治問題則不易輕率解決。因為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少不優秀分子。而輕僑之同情革命者。亦以粵人爲多。其勢正未可輕

◆中華鹽礦公司煉製天然國貨肥田粉取鳥糞提煉探其氧化鉀及澆質配合極適於我國土地之肥料每担洋八元上海棧房交貨

◆吡叻全國之太保阿書峯。現已由新新花園鐘士主董千君等編排計劃。由諸名角如天人大公彩霞顏頤凌波化魂文聲國香雍容天心素素胡化恨等表演。迫真入理。頗多精彩處。是則足以感化人心。連日觀客雲集。賣座之盛。聞歷年來之新紀錄。(光人)

愁壘深困。

愁壘深困。酒兵莫破時。顧友論文。或從意中人談情則愁壘夷爲平地矣。

終日砲砲。無得意句。不如覆坐獨酌。或盤膝孤坐。養吾天正。不必鉤心絞腦窮思也。

情場失意。或伊人云亡。每遇花晨月夕。每悲憤欲絕。惟讀南華一卷。則心地泰然矣。

海上行路難。誠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馬路如虎口。嗚風馳電掣之電車。殺人不眨眼也。然此種危險。人尙能知所避免。尙有一種出於防範之外。突然而來。使人防無所防。避不知避。受者有傷身喪命之虞。此寓海上者所不可不注意焉。惟此種現象。租界內及開北尙少。南市頗夥。即不肖之徒。每乘路人或車輛匆匆前進。引磚拋瓦。使人猝然而驚。遽然而起以爲樂。不知任此驚惶慌亂之間。不幸再遇輻輳紛繁之地。避讓不及。手足無措。難免不立爲車下冤魂。其危險孰甚。即發生於車馬冷落之處。而婦孺遇之。亦立起驚恐。難免有不有不幸之事。因此情事。負社會治安之責者。對於此種情形。當從嚴取締。即旁觀者。亦當仗義而起。勸而執之有司。予以相當懲戒。庶不至有「一而再。再而三」之可哀矣。

高郵
狀元
墩即
宋趙
倫
讀書
處亦
蒼蒼
草出
產處
顧澤
沂縣
井誌

益中
律師事務所
啓事

●電話 四路亞德路口三六二號

衣。

遊獅士林。遊於旅邸。時。顧山祈禱曰。云。旅。士。屋。數。武。子。等。人。座。時。花。美。主。之。勢。但。已。成。切。大。聲。曰。美。上。前。為。師。上。屋。舞。數。官。數。祝。其。陰。陽。活。此。殺。十。報。諸。齣。此。銀。戲。目。張。文。豔。後。無。人。能。

(况概易变份四月)

[illegible]

翁丹張
 五華壁十軍計兩
 千飯千之萬聯地
 兩店之地。計千
 坐。地坐五萬售
 落。二畝每畝售
 白。一畝靜出基
 克。每寺出華
 路。接樓安每
 華。十接十兩
 式。路十樓每
 住。二連九樓前
 宅。萬大萬隔以海

努力提倡自由結婚。痛斥習俗底父母之命底盲婚。

上了一個摩登底面具。演奏她們醜惡的悲劇。矛盾的滑稽戲。間接地踐踏剛在抬頭起來的我們中國婦女。將使她們永遠睡在更深的深淵裏。中國祇有少數的男性是人。餘下的是種種動物。要我們增加新名詞的動物。朋友韓星君的話。眼目前底女性解放說我不能不信了。啊。我們底婦女是一種沒有名兒的動物嗎。可憐得很呢。我們決不能遠離了現實而否認牠。淺薄者是不懂事理。尚可改革。我們終存着永遠的希望。希望進步些。更進步些……但是那多數的大羣。盲人瞎馬的亂闖亂闖。更有一大羣尖子胡鬧而滿足她們底獸性的慾。這可惡的現象祇能給我們個幻滅的悲哀。女性解放。事實上暫時還只做到肉體解放。不單中國如此。各國都一般。這所謂肉體解放。當然不祇是寬胸大足解除束胸等。這個肉體解放的全意義就是一個「人」底一解放和「初步底」一解放。女性解放而已。這是關於個人底工作。用一句話包刮。就是真操問題的起碼工作。但是請瞧吧。我們底婦女世界是何等的錯誤啊。這起碼的地點已經是歧途了。還有甚麼希望呢。

全世界底女性不是人！她一生地生活着。終於是爆發了怨恨底火花。這是法國大革命給了女性一個空前的機會。解降那縛縛燕尾底鐵鏈。開放了一美觀地囚禁一小鳥底金絲籠。雖然來了，一隻燕子。江南的春光終究快將來了。盧羅（Jact Jaeger Ro）底主張人類平等和人權自由。是女性解放底導火線。法國大革命說了：中依舊忘掉了女子。或是蔑視着婦女。祇說到男子底權利。於是婦女界底公憤必然地爆發了。公佈了那驚動着一切的「女權宣言」。這實在是近代婦女解放的開端。可憐僅僅是戲而已！跟着還有英國底克拉夫脫。除了「女性有政治權利」之外。還有張女性在家庭裏。社會上。教育和職業。也須和

於女性思想家愛倫凱也要求解放到了近代瑞典底女性思想家在婚姻上也努力到戀愛論而視為結婚的唯一條件。非戀愛的結婚便是犯罪的罪。而且還主張自由離婚。女性底解放。已從獲得政治權利而進到教育職業的社會權利。更進到戀愛和婚姻的自自由。別種運動的開始都是從個人底到底到全社會。而後全國全球。從小到大。尖字式運動。女性解放運動的開始是從一國底政治問題而漸進到個人底婚姻和戀愛。細微地研究起來它的進行是倒行的了。從遠到近。這是和別種運動完全不同的歷史。而普遍的實行呢。却是多數着力於戀愛和婚姻。正也是因為它的「雲字」在我認為是一種錯誤。失敗也是因為它的「雲字」式運動的緣故。現代底女性解放究竟有甚麼良好成績啊。而仔細觀察目前中國底女性解放底實事上的進行。却和世界女性解放底歷史成了個反比例。誰都着力於個人底戀愛和婚姻。不過起碼點就太骯髒了。因之雖合「尖字式」的進行。却給骷髏所阻而不能前進。可憐的是一批為新舊道德都不能容納的婦女產生了。於是婦女界更換了一件黑色的紗衣。一代不如一代。一趟革新越不好。」怎禁得一般無智頑古們搖頭嘆氣。又怎麼得觀主義者底冷談。——（下期續完）

◎徵求鴻文佳作 寄詢集思廣益。人之常情。咬文嚼字。書生本色。不佞瑋成癖。筆墨多交。倘蒙海內文豪。不吝金玉。能將順乎潮流。合乎心理之鴻文佳作見惠者。容俟番閱後。自當從優致酬。惠稿請投本刊第十二號信箱收轉。

◎海上聞人劉鴻生先生之母。秉性慈祥樂善好施。不料四月下旬逝世仙鄉。各界聞之。咸深悼惜。第謂劉君賢友是故。一般親友逕往定海祭奠者。尤見多多云。（福壽）

處大小房地產

要提
 押造房屋
 建築打樣
 地產估價
 預備着各界投資！
 欲知其詳請向本公司接洽
 六三 電話四四

錦浪生

阿寶和老六的出身父母。歡喜女兒嫁與金龜夫，婿連生意上的小姊妹，那個不嘻嘻笑笑，道她好福氣呢。那知道話兒不是這們說的。老六起先還滿意。隔不到幾個月，她漸漸感到煩悶。如自由之鳥，不慣樊籠。何況老六是天生尤物。當情慾強盛之年，素具兼人之量。得了鐵臂阿寶的秘笈，身懷絕技，每喜及鋒而試。擇肥而噬，以壓她的饕餐。試想想現在的平聊，年邁力衰，加之久經斷喪，精弱蟲衰，很覺得疲於奔命。有十個葉平聊，亦不足供老六之一飽。怎不要使她興與肉復生之感。大抵青年女子，衣食住還在其次。情慾的滿足，才是開宗明義第一章。每有大戶人家，夫婦鬧着離婚，到法庭上提出的理由，總是橫暴壓迫，硬拉幾條歪理。其實大半爲的是此道啊。所以老六對於平聊，心裏慢慢地覺得不爽快起來。……蘇州的鐵路飯店，是當地歐化旅館的首創。四方闊人來遊吳下的，總要投宿到鐵路飯店。宛如從前的惠中旅館。這天來了一男一女開房間。男的被服豪華，氣概闊綽。肝臉上一抹八字鬚，女時莊靜體。滿御着珠飾，襯照白雪白肌膚上。更顯得俯仰多姿。分明是雙大家眷屬。……這便是誰。誦讀者也知道。便是葉平聊和老六了。原來平聊常見老六每自悶悶沉沉地，現出不起勁的神氣。對於平聊，也不甚假以辭色。這不如初來時的談笑開懷。平聊問問她，總有陽沒氣的回說，沒有事。問得多了，才說覺得有些懶氣。平聊原是老奸巨猾，現在這男女之交，更參得十分透剔。老六話中的苗頭，那曾看察不出，就每逢到幹那件頭意見之後，她總要發落幾聲，埋怨一陣，還翻個大半天臉。平聊明知自己的短處，也沒法作得主。現在她說說懶氣，主意定在這上。橫豎她嫁了我，總是我的所有權。祇要利不旁落，便由她去歇。她既說是懶氣，我就將錯就錯，解解她的懶氣，她是有良心的。當也感覺得我的誠意。肉體上我用不出力，物質上我是盡力供給的。總可以補我的過罷。所以平聊就帶了老六到蘇州去散散心，望望舊識姊妹。

噯，那知道這一望，竟覷着一個望不得的人。就望出了大事來。恐亦非二人之所造料罷。……當初老六在生意上，一味飛揚跋扈，大有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氣概。所以也會驅車人而使之戰。所謂飢不擇食，以滿足她的慾望。老六最歡喜坐馬車。一鞭殘照，穩展絲轡，自覺顧盼得姿。當地有個馬車夫叫海全的，他拉一輛兩輪，收拾得最考究。駕一頭小走馬，馴水又好，就海全的人，也長得不討厭。老六便最愛坐海全的馬車。常見他斜坐着，拉轡，海全却站在車後踏腳上。靠住車欄。算是侍候六小姐倒很夠他領略粉頸上的香氣。這樣一長久，漸漸會廝熱起來。老六也就差不多長包着。天天火車站覓渡橋的漁兒，海全自幸得邀老六的青眼。自然着章添趣。小姐長小姐短的侍候得滴溜圓。一則可以穩住主顧，二則還安下了非分之想。恰好老六也懷着一條心，思想我在生意上所交好的，大多是斯文人，於此道頭意見，總是文周周地，宛比寫字般，拈着一支小楷柔筆。玩此不開鋒，落起筆來，紋風不動。滿不過是些蠅頭簪花之格。真覺得味同嚼蠟，不舒暢極了。頗想是要換換眼光。弄一支羊鬚橫筆來。蘸蘸筆墨，飽落紙雲煙，看他幾行狂草，幾個壁摩摩。那才開開懷抱呢。所以遇到海全這等人材，竟當他是張旭般的草聖。不覺暗地裏芳心可。就安排着把自己這張潔白的薛濤紙，要供給海全那文俗筆。胡亂去掃上許多污穢的墨漬。這是紙之過呢。還是筆之罪呢。……這祇要二人同心，就如磁石引針，一吸即合。大家已經說話進港。老六畢竟老白，就想找到地點問題。想他究不比平常顧客，可以到生意上或是旅館裏。至於到他家裏，更是人頭嘈雜，又不安當。獨坐在馬車上默默地籌思。直等到橫馬路停住，低着頭慢慢踏下車來。兀自丟不開這話念頭。先是海全吃的馬飯，想得到用本山貨。他假假呆的挨近身來，低低問老六道：六小姐，明朝阿要拉部轎馬車來罷。老六點頭會意，似乎含着羞慚般向他也款眸一笑。暗裏稱他聲能